

春
在
堂
隨
筆

春在堂隨筆五

德清俞樾

年家子鄒蓉閣以張文毅公冰溪吟草一卷示余乃甲寅夏日公罷江西巡撫僑居玉山縣而作縣有木曰冰溪載叔倫詩所稱冰爲谿水玉爲山者是也故題曰冰溪吟草首爲廣哀詩四十三章序曰自粵賊犯順以來用兵五年又各處土寇竊發其間歿於王事者未易更僕數今年夏閒居無事因取平生師友姻黨及江西將吏之死事者各系以詩用志吾哀略以時日之先後爲次下吏未弁匹夫匹婦亦皆與焉忠孝節義不可以

賈賤論也其詩每章皆以嗚呼發端首章云嗚呼林文
忠次章云嗚呼李文恭他章皆然詩雖止四十三章然
七章嗚呼武昌城十五章嗚呼石頭城皆羅列多人固
不止四十三人也又七言古詩一篇題曰去年七月朔
余在南昌守城督戰奴子鄭貴侍側與材官哈恩俱斃
於礮血濺余身今一年矣感而有作詩曰去年今日豫
章城我在城頭督戰兵賊礮如雨向城擊忽然鮮血濺
我纓左右駭愕環相顧中有二人中礮仆材官哈恩僕
鄭貴淋漓血染城頭路哈恩碎顱氣僅存鄭貴洞腹猶
能言首問主人受傷否次言有母老饕餮我聞此語心

悲切世人柱自談名節此僕一不讀書臨死之言何
烈烈人生忠孝賦於天我今報國知何年將母猶荷
君恩重愧汝國殤空公諱芾字黼侯陝西涇陽人
以翰林起家官至江西巡撫守南昌省城百餘日有功
東南大局後在籍充團練使死回民之亂事具國史
余於公爲詞館後輩初不相識讀其詩重其爲人錄存
此詩亦足見一斑也

陳子莊大令其元嘗受業於余舅氏姚平泉先生少時
恃才自喜芥視青紫道光戊子歲初應鄉試試畢與數
友游西湖適有請箕仙者子莊率爾問今科中否盤中

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至甲子相去尚遙子莊意頗不然大言曰仙人不靈盤中又書曰靈靈靈相與轟然一笑而散乃屢試秋闈一矜如故而距甲子之科亦不遠矣無何東南大亂蘇杭隲陷甲子科竟不獲舉行至賊平後始補行之則子莊已需次江蘇矣乞假而歸將復就試學使者以其既列仕籍擯不錄送無如何也復與數友游湖上語及前事曰仙人真不靈矣一友笑曰靈靈靈子於甲子之歲爲左繼舉制府所薦舉疏云爲敬舉人材似求錄用事然則子非甲子舉人乎子莊亦憬然信乎事皆前定也子莊宰青浦時有歸思繪峯洲

純思圖求題於余余信筆書五言二章曰之手有歸思
秋來問水濱秋將種花手去作採鮪人煙雨扁舟活舟
青一幘耕鄉山九十九蒼翠撲船昏我欲留君住青山
負草堂我將勸君隱 丹請情循良且喜宦遊地依然
雲水鄉何妨緩歸棹在此作蕪蕪我讀君詩句因之自
汗顏早經謝朝籍仍欠卧鄉關東舍採菱去西家穫稻
遺還來應笑我吳下鬢毛斑余生平題圖之作多不存
補此詩乃與到語然人或賞其流動有致姑錄於此其
餘類此者尚多然旋作旋忘思之不得輒自笑曰姑聽
後人收作集外詩矣

南海桂循庭孝廉文燦自金陵來吳下以戴于高劉叔
倪兩君書來見亦博學士也所習有易大義補禹貢川
學考詩箋禮注異義考周禮今釋春秋列國圖考箴膏
肅評起廢疾評發學守評論語皇疏考證孟子趙注考
證孝經集解孝經集證以上諸種總名經學叢書同治
元年進呈曾邀乙夜之覽又有說文部首句讀四海
記經學博采錄興藏堂集其經學博采錄與江氏藩漢
學師承記體例相似君知余謔箸頗富素觀已刻各書
并未刻者錄目以去其亦將來人之歟

余於道光丁酉歲應鄉試曾中式副榜因考宋時解試

有所謂待補小榜者其今副榜之權輿乎宋趙升朝野類要云待補者二場內只第一場合格及補試內只大場合格蓋恐黜落之可惜故以此勉其學者洪邁夷堅志載吳滲事云營道士人吳沂清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薦至己酉遂更名果再預選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石應龍遂符其兆又載黃竑事云竑習春秋已爲考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欲真請待補小榜令鈞前後兩場草卷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十條不可復收乃攜謁本考官其議將令另謄錄其人

閱所黜義大悔前失曰非君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
遑恤其他遂取己入等者摘其疵病寘于待補之冠而
以茲居第三觀此可知宋時待補小榜卽今副榜也余
中副榜時年纔十七故先大夫勛以詩曰其說終軍
纔弱冠已成龐統半英雄又曰閉戶曾窮皓首經先人
晚謝一矜青不圖世澤延孫舍早有清芬接祖庭蓋謂
先祖南莊府君曾副乾隆甲寅賢書也又曰只憐燕
市人如舊未見鷓鴣化北溟謂是歲壬甫兄應京兆試
未售也及癸卯歲兄舉於鄉至甲辰歲余繼之或曰祖
孫副榜兄弟聯科是亦君家佳話矣

余登丁酉鄉試副榜是科同邑中式者五人歸君真字
璞人車君玉階字墨林江君毓荃字異齋戴先生福謙
字貽仲蔡君篤培字補辰迄今不過三十五年而五人
者墓草樹矣獨余尙在耳江君篤信紫陽之學著讀朱
階梯一書其自序云朱子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
四子之階梯愚竊之曰朱子文集語類近思錄之階梯
辭文清胡文敬陸清獻張楊園諸先生之書又朱子文
集語類之階梯則欲讀朱子書者必自辭胡張陸之書
始由是而上溯真文忠許文正兩先生以及朱子門人
如陳北溪先生之書熟觀而深究之始能得其要領云

其書十四卷道體一論學二致知三存養四克治五家
道六出處七治體八治法九政事十教學十一警戒十
二辨異端十三論人物十四每類先錄朱子文集語類
而以所見闡明之或仍證以朱子之說或博采前人之
說以證之其於諸類無可附麗者別爲餘論三卷君家
藏書甚富又素留心經世之學故治體治法諸類頗有
裨實用非空談心性者比手自錄稿稿凡七易而晚年
定本竟毀於庚辛之難余於其從子子本孝廉處見此
書點竄塗改尙非定本未能刻以行世也余憫其一生
心血恐終歸淹沒故錄其大略於此

徐誠庵大令爲余言向見吾邑蔡氏家譜有前輩書小字一行云元制度民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齒合計爲名此制於元史無徵然證以明高皇所稱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爲元時令中無疑矣見在紹興鄉閭頗有以數目字爲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婦年二十二合爲四十六生子卽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婦年二十二合爲四十五生子或名爲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重五父六六東甌王湯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數目字爲名又考洪文敏夷堅志所載宋時穰事如

云興國軍民熊二又云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又云南城
田夫周三又云鄱陽小民陳六又云持離人從四又云
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鄉民梁小
二又云董小七臨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張四又云黃
州市民李十六其巖崔三又云鄱陽鄉民鄭小五又云
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又載陽
武四將軍事云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
第識者疑爲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時里巷細
民固無名也

吳牧騶太守仰賢手錄所爲詩一冊見示內有紀歲珠

一首序云歛人某娶婦甫一月卽行賈婦刺繡易食以
其所餘歲置一珠以綵絲繫之曰紀歲珠夫歸婦歿已
三載啟篋得珠已積二十餘顆余謂此婦幽貞自守而
紀歲珠之名亦新艷可傳惜不得其姓氏也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還吳下鴈廬迂道德清省
謁先人邱壠十一月辛丑泊舟城中而自坐小舟出南
門至金鷺山展先通奉君之墓留奴子沈貴守舟忽有
一人可四五十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告以主
人不在其人必欲入舟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略是
劉字沈曰卯金刀李曰非也木字偏旁耳沈以主人桑

梓之鄉慮是親故未敢阻之卽從之入其人入舟略視
卽去亦不復再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
字而音似劉字且爲姓氏所有者惟樓字而吾邑素無
樓姓莫知何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
卿秀才皆在因以訪之且曰非樓卽柳邑中有是姓乎
兩君無以應也已而兩君回德度歲徧訪邑人則不特
無樓姓并無柳姓因告余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
者吾邑總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
實先於戴葉唐武后時初設德清縣柳侯卽來爲縣令
侯名察躬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柳史神道表所稱

德清君者是也。自惠政既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邑人始以柳祠故址爲之祠於是祀戴兼祀柳後又附以葉竝詳縣志余髫旅四方久不獲躬拜祠下自惟素履硜硜自守未必獲罪明神若謂文章道義足以感動幽明則余又非其人也兩君云云無乃譎語姑記於此以爲修省之資

余從前客授新安歲一往還皆從錢唐江溯流而上過嚴先生祠凡一十七次皆未及登壬申春余至福甯省視太夫人起居道出桐廬維舟祠下遂一登覽祠乃亂後重脩亦無可觀其旁有客星樓登樓平視頗盡江

山之勝俯視余舟若在鳥下矣釣臺西臺兩峰並峙高
出層霄余無濟勝具不克登其巔不知先生當日如何
垂釣也按水經漸江水篇云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
桐溪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鄴道元
注云瀨帶山山下有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
也故山及瀨皆卽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
交枕潭際蓋陵所游也今石室及磐石均未之見又據
經云自縣至於潛則與今水道亦不合疑漢晉閒所謂
嚴瀨者或未卽此也

福甯府署後圃有大鐵錘一長五六尺許不知所自來

或云官軍征蔡牽時所得或云府城象船形故以此鎮之也又於三堂門外見石鼓一其右一鼓刻云至正五年歲在乙酉常住諱亦不知所自來或云取之佛寺或云邵齊木山佛寺改建也檢尋郡志均不得其詳余謂王甫兄云東坡有鳳翔八觀之誅此亦可云福留一觀矣

王甫兄示余舊鈔書二冊曰文房四友除投集首冊所錄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陳宏除子墨客卿誥賜楮知白詔各一篇其誤人名氏不書但題安晚先生四字又代毛穎謝

表代石虛中謝表代陳宏謝啓代楮知白謝表各一篇
誤者爲竹溪林史君注云名希逸字蕭翁次冊一制一
詰一詔三表一啓並如前誤者爲後村劉中書注云名
克莊字潛夫又擬彈中書令管城侯毛穎疏擬駁石鄉
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奏擬駁陳宏除子墨客卿奏擬
駁召楮知白奏各一篇則新安胡謙厚所誤也紙墨雖
舊而文字完好可讀卷首有林蕭翁序其略云淳祐丙
午安晚先生以少師領奉國節鉞留侍經帷寓第湧金
門外養魚莊日有湖山之適僕時備數校讎府官閑無
他職頗得奉公縱容一日謂僕曰某嘗爲文房四友除

投制誥因官湖外而歸舊藁盡蝕不復存今僅能追憶
一二語僕因請問其略公曰容某思之又數日公連以
數則示教曰余因子之請遂得追補成之僕讀而喜曰
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無謝可乎遂各
爲表啟一首以呈公公大加稱賞踰年公再入相僕謹
闕不敢出今既補外無復爭名求進之嫌因取而刊之
郡齋去云所稱安晚先生乃鄭清之也清之有安晚堂
集考宋理宗端本二年乙未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爲
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九月以有事明堂大雨震電
二人俱免自是至丙午爲猶祐六年正其優游湖山之




日至七年情之復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卽序所謂
踰年再入相者也清之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其
再相卽年有齒暮政歸妻子相業更無足藉林竹溪劉
後村並依附賈似道亦非端士然此卷以文爲戲頗有
可觀亦舊籍之幸存者也余詔王甫兄萬付之剞劂以
詎好事者因先記大略如此惟讀胡誠厚序知尚有李
幾復所作一奏三狀代四友辭免者惜不可見矣

余自浙入閩行經福鼎縣境見一嶺上有馬仙娘廟不
知何神也及檢福甯府志乃有二說方外志云馬真人
溫麻里馬氏女也乾符中入崑田山煉丹仙去今丹井

曰尚存又外紀云壽邑有馬仙者相傳江南人女隨父宦來閩抵壽年甫十八死于鷓鴣村鄉人廟祀之祈禱輒應倭寇壽城黃昏時忽見旗幟仿佛有女將率兵至倭駭甚遁去此二說者未詳孰是王甫兄云是必一人而傳者異其詞

楊石泉中丞偶得沈端恪年譜四卷其書乃未定稿本屬余寫定因於吳下廡廬校讀一過付鈔胥寫之仍爲四卷端恪名近思字位山仁和五杭村人始爲僧於靈隱寺後入錢唐縣學仕至左都御史贈禮部尙書葬吾湖歸安之埭溪高安朱文端公表其墓曰理學名臣亦

康熙癸酉正閒一時人輩推彭尙書啟豐撰公墓志銘末
云謹按公年譜志之墓疑其時自有年譜行世而此譜
多引彭志爲證又彭志稱負笈虞山錢圓抄嚴寶成之
門而此譜則謂考公詩文無與錢嚴二公往來之作然
則彭所據者非此譜也公所著天鑑堂詩文集余均未
之見故於此譜無所增改一仍其舊文而已

朱定甫司馬示余古鐘搨本其文屈曲不可識余以意
度之曰古雷字也說文靈古文作其中二回象回轉
之形今此鐘文左半作右半作各從四回所謂古
搨文多繁重也論衡雷虛篇稱古人刻尊爲雷之形一

出一人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鬱律嶮壘
之類也以是言之古人爲雷形多作此象其爲古雷字
無疑矣斯鐘也請卽謂之雷鐘以配古之雷鼓可乎

蘇州府署舊有白香山所書木蘭堂額道光中盱眙汪
君云任來守是郡摹此三字鐫石寄歸其家并跋其後
云丁酉九秋余守吳郡年五十有四矣昔白公亦以此
年來判是州千百年間官齒符合登堂瞻仰益深欽幸
余家南園故多木蘭因摹三字鐫石寄歸余不敏何敢
僭擬古人竊冀解組歸山得如公之享高年逍遙娛樂
於願斯足爰誌本末并繫以詩詩曰千載風流刺史賢

木蘭題字尙依然恰當賤子官吳日正合香山領郡年
擬續新詩鑄石上歸將遺蹟榜堂前他時得占園林樂
定和先生池上篇及庚辛之亂郡齋無恙而是額失焉
同治十一年李薇生太守復從盱眙在氏乞得搨本摹
刻以存其舊余生平最喜白太傅詩適寓吳中得從太
守借觀搨本因記大略如此

道光癸未歲杜石樵先生視學吾浙於四月八日隸試
吳興適得相國文正師泥金之報乃題聞喜軒額於試
院東楹至同治辛未丁漣甫同年紹周視浙學亦於四
月八日隸湖越三日而嗣君立瀛成進士捷音至乃又

顏其室曰慶喜宗湘文觀察時守湖郡賀以詩濂甫次

韵和之其詩云聞喜名軒事亦奇師門遺墨尚淋漓四

千里外登龍日五十年前噪鵲時豔說宮花分棟莢原注

姪立幹戊辰進士木料同應殿試敢云階樹盡瓊枝吳興太守多情甚

貽我瑤箋索和詩一時和者甚衆壬申春日余與濂甫

相遇於杭州因亦成三律云試院論文正賞奇興來酒

味不嫌清自健老杜留題後又見雙丁競爽時藝苑流

傳稱盛事師門珍重齒孫枝阿翁聞喜軒中坐慶喜還

成慶韵詩先後相符亦一奇須知風會未曾漓蓬山又

報登瀛信茗水仍逢浴佛時鵲語報新兼話舊羊年異

幹却同枝傳家畢竟金簾好記否超庭課學詩傳到花
箋其說奇廿年榜運判醴醢請看子舍蜚聲日正是庚
科鼎盛時庚戌一榜向來落實至去年則汴生湖吟先
後得侍郎而年家子姓亦多成進士入詞林
者或榜裡一轉機乎老我漁樵分半席諸君鸞鳳在高枝鶴鳴有
子爭相和絕妙卷阿吉士詩三詩走筆而成不存於集
偶記於此聊存科名盛事兼爲蒼雪美談也

蘇州府太湖同知駐東山卽所謂莫釐峯也故人朱君
守和字璞山居是官樂其民情之樸山水之佳謂仕宦
清福盡此矣嘗因京師舊友問太湖政績以詩報之云
萬仞青山當畫城一湖煙雨放船行地真山水爭奇處

人是羲皇向上情大半漁樵爲世業無多雀鼠任鄉評
武陵何用官經理不必桃源問政聲

邵步梅燮元示余邵氏家乘云邵氏本康節之裔宋南
渡應召至臨安後分支姚江元至正末有名阿毛者始
占籍仁和明初政令嚴託以乳名立戶故其名不傳有
洪武六年戶部由帖花邊細書一戶邵阿毛係雪白百
姓按雪白百姓殆卽清白良民之意其名甚奇可入詩
料也

徐誠庵本立著詞律拾遺一書補萬紅友所未備頗足
爲萬氏功臣其書甫脫稿卽以見示余小有獻替偶錄

數條雖皆小小者似亦論詞者所宜知其辛去疾哨偏
詞有云東游入海此計直以命爲嬉二句當於海字絕
句文義甚明今必以計字爲韻則兩句遂不可讀不特
計字韻複而已此誤以非韻爲韻而失之者也趙以夫
薄媚摘徧上段云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爲箇箇獨
醒何爲持杯自勸未能免下段云歡娛終日富貴何時
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回廊又月滿皆隔六句而後得
韻殊太疏闊疑箇字覺字亦韻乃平仄鋪叶體也此誤
以韻爲非韻而失之者也趙孟頫長壽仙上段云翠光
飛禁苑正淑景芳妍彩仗和風細轉下段去八皆寒聲

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輦數語字句俱同乃上段
苑字叶而下段韶字不叶疑是絃字之誤蓋平仄通叶
也又元絳映山紅慢上段云羅幃護日金泥皺映霞腮
動檀痕溜下段云佳人再拜擡嬌面歛紅巾捧金杯酒
兩語字句俱同乃上段皺字叶而下段面字不叶疑是
手字之誤亦韻也此皆以一字之誤而失其韻者也夫
叶韻乃詞中最要之處而以流傳失真并是韻非韻尙
莫能辨況其他乎豈平協律之難矣

余嘗見吳江張澹有一小印曰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
春水陸璞卿合印已載於第一卷矣徐誠庵自言曾見

陸璞卿成豐庚申避地滬上寓魚行橋趙氏屋居停主人卽璞卿之女壻也偶來其家故誠庵得見之年已五十餘頗有林下風時春水已亡璞卿授徒藉脩脯自給及門受業者皆習舉業爲入股文字已成篇者五人未成篇者六七人洵不愧女士之目矣其名刺書張陸惠三字惠其名也合張陸二姓并書之蓋仿衛夫人稱李衛之例雖小事亦與率爾下筆者不同

徐誠庵又手錄一事見示云己亥歲與同縣沈聞亭先生夜話縱論邑中諸人先生皆搔首閉目不置一詞問吾邑竟無一人乎先生睥睨良久忽曰若知有俞蔭甫

乎曰固識之乃與同補博士弟子員者曰是吾邑之傳人也吾衰且老可息肩矣諸君欲與並驅中原恐終爲虬髯公耳其推重如是嗟乎余與先生行輩較後未嘗攜文章謁後塵也先生何所見而以傳人許我乎此與第一卷所載黃孫二公事相類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今老大無成深負諸老輩期望之意爲之慙然先生名雲甲辰進士終廣西縣令有子三人皆流寓粵東聞所著有水利輿地書數種今不知存不也

寶應王子中先生名懋茲海內所稱白田先生者也其族元孫補帆中丞刻其讀書記疑十六卷於閩中余爲

校正誤字屬補帆改刊惟其中有原書錯誤者改之則失其真若遂聽之則恐疑誤後學因錄數事於此告世之讀先生書者漢書地理志湖縣下云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更名湖此故字乃新故之故言舊名胡而武帝更今名也夏陽下曰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霸陵下曰故芷陽文帝更名如此者甚多先生誤以故爲承上之詞乃云有周天子祠何以云胡語不可解失之矣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昭女妹曹豐生女妹之名明見爾雅謂夫之女弟也而先生謂女妹有誤或女當爲夫失之矣晉書后妃傳贊持尺威帝乃晉成

帝時庾后事困學紀聞卷十三已詳考之而先生疑是
孝武定王皇后事荀勗傳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
胡爲法鍾謂鍾繇胡謂胡昭見張彥遠法書要錄而先
生謂胡不知何人亦偶未考也著書之家千慮一失往
往有之不足爲先生病又國語一條云切設庭燎切當
爲夕其實國語本無切字乃由合刻宋氏補音本此句
上適有餽許氣切一句誤將切字認作正文耳此則當
從刻削勿使爲全書之累也

沈仲復觀察與嚴少監夫人伉儷均能詩仲復在京師
得一異石文理自然成魚形剖而琢之爲二硯硯各一

魚夫婦分用之名曰鰈硯其名頗新余爲賦五言詩一章首云何年東海魚化作一拳石天爲賢梁孟產此雙合璧亦文房一佳話也

俞氏不詳所自出余嘗賦永嘉輒歌博考吾宗之著名前代者而未云自明以後數難終欲稽所出嗟無從蓋殊有籍氏數典忘祖之懼矣偶讀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喻氏姓一條曰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淪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淪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淪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淪氏元和姓纂云淪見姓苑

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謨西河
記三卷子案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
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
俞賤非君子所宜改性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
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以上並漫錄之說按上文
但言俞氏改水爲口因爲喻氏未嘗言俞氏改喻也乃
謂俞藥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於文疑有關誤或傳
寫奪漏也但以姓苑所說考之宣三年左傳鄭文公又
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其字正作俞不作喻
釋文亦無作渝之本且云早卒則未嘗爲周司徒也

合一也漢景帝六年皇后薄氏廢七年立皇后王氏中
元二年避諱改姓則所避者王皇后也史不詳其名字
然漢時遼西郡有臨渝縣未聞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
乃奏御之作而有巴渝宋蔡之句是漢人不諱渝也其
不合二也隋書經籍志西河記一卷記張重華事晉侍
御史喻歸譔南昌姓苑所云自爲有據晉書張重華傳
康獻皇后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州牧重華謀爲涼
王不受詔歸曰先王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云云重華遂
止喻歸俞歸當卽一人余疑喻氏乃俞氏之別而俞氏
爲鄭公子俞彌之後容或可信蓋俞彌雖云早卒然信

二十四年左傳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注雖云堵俞彌鄭大夫而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以爲一人俞彌既能帥師則非殤可知不過先文公而卒故云蚤耳俞氏之出於俞彌當不妄也其後不知何故又別爲喻氏而喻氏之後不知其先由俞加口轉謂由渝改水爲口遂改俞彌爲渝彌與左傳不合譜謀家之不可據往往如此矣

黃巖盧孺人焦尾閣遺詩余爲序之已刻入春在堂棟文矣孺人在室時聞所許嫁之王君菊人因父老廢學意甚鬱鬱故其課子詩云矮屋數椽燈一點吾家喜有

讀書見蓋失望於前而欲取償於後也其子禹室字發甫登庚午賢書孺人雖不及見亦足告慰泉壤矣發甫取孺人詩意繪秋鎰評詩圖乞題并以孺人詩來余重一流覽五言如鳥聲過雨潤蝶語引風長七言如清磬一聲聲破曉閒花如雨下春山皆可誦也

厲樊榭徵君墓在西溪法華山之王家鵝因卽奉粟主於西溪交蘆庵事詳吳穀人祭酒樊榭徵君墓田碑記道光庚寅戴文節偕徐汪兩君至庵祀徵君歸而寫爲長卷山水縈紆蘿葛幽蔚樊榭詩所謂一曲溪流一曲煙者盡此尺幅中矣舊藏章次白廣文梅竹山房亂後

失去丁君松生又購得之因付交蘆庵僧收藏以存名蹟時交蘆庵亦因亂後傾圮如冠九觀察出資修葺并屬何子貞先生書徵君及月上姬人栗主仍奉庵中今又得文節此卷名流的事後先輝映足爲西漢生色矣松生以示余故紀其畧焉

李子和制府鶴年乙巳前輩也同治十一年公自豫撫遷閩浙總督道出姑蘇留一宿卽發有年家子鄒蓉閣少府其親家也往見之偶語及余公曰吾同年也此行恩惠不及一訪君可爲我致意越數日蓉閣來告余初不知與公爲同年問蓉閣乃知甲辰之歲與同舉於鄉

也後至杭州語同年蒯士香廉訪且曰同年中落寞如
余者而公知之顯達如公者而余不知人之才識相去
豈不遠夫廉訪曰是皆得之矣顯達之同年可以不知
落寞之同年不可以不知

宥陰存稿十三卷補遺一卷日本國人鹽谷世宏著有
六藝論六篇大旨謂先王之教以六藝爲先禮樂所以
養仁也書數所以養智也射御所以養勇也漢之學得
四而失二其大壞者禮樂而已尙得射御書數焉唐之
學得二而失四雖失禮樂射御猶兼書數焉宋元明之
學得一而失五專於讀書而附之佛理性命之說高而

經綸之業疏誅心之論深而馭材之術失似亦非無見
之談其意尤在於寓武故其序步操軌範曰唐虞三代
之世其講兵演武何其深也典樂大師之教執干戚而
舞肆手足勢也表綴北樹羽旌北出南旋夾振駟伐肆
坐作推退疾徐疏數之節也軍之大用在車故一器而
工聚焉致精於器械也子生則射焉入學則射焉鄉人
聚則射焉王侯有賓客則射焉士自非疾病不得以不
能辭之重威遠之用也以此造材故及其成大可以任
將帥小可以執干戈後世記覽文詩之習盛而六藝寢
廢於是乎文武歧爲兩途而士乏實材漢晉以還夷患

日滋者豈非禮樂崩而武備墮之故歟其人蓋留心經世之學者余從陳子莊太守假觀其書因撮記大略如此宕陰者愛宕山之陰其所廬也

余嘗泛舟西湖建錦帶橋散步北山之麓見一廟嘗曰古郡王廟入而視之有額曰三九郡主不知所謂視其神位所書乃知神桑姓諱憲保字仲才歸而求之西湖志載有靈濟廟在吳山引錢唐縣志曰祀唐桑憲保憲保行九故俗稱桑九郡主乃知三九者桑九之誤可以配杜十姨矣

甘露餅出天長縣一餅直錢九味不過甜而鬆脆異常

勒少仲同年偶得百枚分詒吳平齋應敏齋及余各二
十四枚媵以書云此餅風味頗佳請試嘗之不知尙足
一說否余報以書云此蘇家爲甚酥也偶書於此識老
饕口福

余名刺作隸書或以爲怪困學紀聞卷二引宋景文筆
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
古文然則古人有先我爲之者矣因識之以解嘲楊備
字修之楊億之弟也

春在堂隨筆五

春在堂隨筆六

德清俞樾

癸酉春日楊石泉中丞招同彭雪琴侍郎至雲棲作竟
日之游是日宿雨初霽清談極歡侍郎左手持杯右手
執筆卽席賦詩四章余因亦口占二絕句云籃輿屈曲
天山行天爲清游特放晴卻好五雲叢深處閒鷗威鳳
共聯盟此來襟帶有江湖先走湖隄後循江岸自覺尊前詩膽粗
不及老彭豪更甚右拈吟管左提壺侍郎和云昨宵風
雨又天晴結伴尋春欸欸行一幅梅花無恙在我來恰
好證前盟原注己巳春游此曾畫梅花一幅至今在壁上廿載從征意氣粗而

余小隱戀西湖彭郎雖老狂猶在一醉何妨酒百壺余
詩率爾之作不存集中因有侍郎和作聊記於此存一
時雅集也

凡至杭州者無不知游西湖然城中來游者出湧金關
日加午矣至三潭印月湖心亭小坐再至岳王墳林處
士祠略一瞻眺暮色蒼然榜人促歸棹矣入城語人曰
今日游湖甚樂其實謂之湖舫雅集則可謂之游湖則
未也西湖之勝不在湖而在山白樂天謂冷泉一亭最
餘杭而甲靈隱而余則謂九溪十八澗乃西湖最勝處
尤在冷泉之上也余自己巳歲聞理安寺僧言其勝心

嚮往之而卒未克一游癸酉暮春陳竹川沈蘭舫兩廣
文招作虎跑龍井之游先至龍井余卽問九溪十八澗
輿丁不知問山農乃知之而輿者又頗不願往蓋自龍
井至理安可由翁家山不必取道九溪十八澗溪澗曲
折厲涉爲難非所便也余強之而後可踰楊梅嶺而至
其地清流一綫曲折下注瀾瀾作琴箏聲四山環抱蒼
翠萬狀愈轉愈深亦愈幽秀余詩所謂重重疊疊山曲
曲環環路丁下東東泉高高下下樹數語盡之矣余與
陳沈兩君皆下輿步行履石渡水者數次詩人所謂深
則秣也余足力最弱城市中雖半里之地不能舍車而

徒乃此日則亦行三里而遙矣山水之移情如是

西湖山洞之最著者在北山路曰香山曰紫雲曰金鼓
而以紫雲爲最余曾有詩紀之在南路者曰煙霞曰
水樂曰石屋而以石屋爲最軒厥如夏屋然洞後一穴
上寬下窄署曰滄海一螺象其形也兩旁皆有石級可
登左曰石別院右曰石樓石樓之前有一穴洞口甚窄
入之則豁然開朗日光穿漏可容三四筵許劉玉坡制
府署曰甕雲亦天然一勝境也余前此未及游茲因理
安至虎跑便道及之煙霞洞稍費登涉之勞水樂石屋
均在道左耳

余至龍井憩一土神廟額曰顯應中有神像二左曰胡
大明王右曰郎夫人不知何神也故余詩云龍井寺久
廢但有土神祠翁媪相偶坐不知所祀誰及考之西湖
志載顯應廟在風篁嶺畔引咸淳臨安志曰胡則婺之
永康人天聖丙寅明道癸酉兩守杭有惠政在郡時獨
無潮患以兵部侍郎致仕葬龍井山中建炎間方寇猖
獗聚永康方巖山賊夜夢紫袍金帶神人見赤幟於空
中隨就勦滅朝廷褒嘉爲建廟封顯應侯然則此廟所
祀卽其人也志又載宋兵部侍郎胡則墓在龍井廣福
院之麓引范仲淹胡公墓志曰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

然則此所云耶夫人者或有誤乎

萬松嶺有雙弔墳聞祈禱有驗香火甚盛癸酉春余至
敷文書院訪同年杜蓮衢侍郎乃過其地因墳爲屋塑
男女二像門外一碑載其大略曰嘉慶間有崔升者京
師人攜其妻陳氏來杭州落魄不能歸或有以夫婦兩
全之說進者陳不可後益窮困同投環死錢唐令哀而
葬之并建亭曰節義夫匹夫匹婦固窮守志至死不移
事固可風矣然其生也窮困不能自活其死也靈爽乃
爾亦不可解殆所謂生而有成神之骨者非偶然乎

孤山新建林公祠祠後卽其墓林公名汝霖字小巖閩

之侯官人爲仁和縣典史庚申之變其母先縊其女兒
妻女從之公朝服坐堂皇戕於賊賊退後得其屍面如
生好事者收其全家之骸骨葬於孤山因其與和靖先
生同姓也公妻周氏與余家有葭莩之戚其幼時屢見
之不意其克成大節爲湖山生色也余在詒經精舍曾
以孤山林公祠碑命題袁君建華銘曰蔣侯鍾阜閣尹
江南同爲縣尉得公而三斯言允矣

林公之歿也其父率諸孫匿於獄賊退乃出收其全家
之屍卽典史署中掘地而瘞之將徐謀遷葬而杭城再
陷於賊父亦旋死遂無知者及亂定偶治地而得其屍

面如生一舊役識之曰林公也於是改葬於孤山至今
祠墓巋然矣然其舊瘞之處全家骸骨容或掇拾未盡
吳康甫大令廷康攝仁和尉乃就其地立石識之并建
祠而肖其象朝衣危坐手一巨觥蓋其授命時情狀如
此也又訪有張秀寶者林公之義女爲賊所殺分其屍
爲七至今署中時見靈異因爲請 旌附祀於祠中

青浦葛以琮以六世祖母萬孺人節壽圖屬題蓋孺人
五十有五歲時其從父全士萬君所爲圖也圖中衣冠
而立者爲母之子依母膝下者爲長孫隨其父之後者
爲次孫保母抱而立者爲幼孫沈歸懋全謝山諸老輩

皆有題詠此圖久已失去亂後里人於灰燼中得之復歸其家溯自繪圖於雍正初年至今一百四十餘載矣楚弓復得頗非偶然余爲題七言詩一首不存於集因錄於此詩曰自從大盜起西粵吳楚東南半淪沒金題玉毀化爲灰三閣遺書總殘缺況此私家一幅圖流傳猶自雍正初妙畫通神久失去雖有顧陸無從摹何意失之數十載今日得之來意外翻從兵火劫灰餘畱得蘭亭真本在圖中清氣何淋漓冰雪風神如見之賢子趨庭孫繞膝森森玉樹生瓊鞋我願雲仍長護守重還故物真非偶從來松柏有清陰漫熾漫昌期厥後

浙東諸山以天台雁蕩爲最而游者甚夥然自杭州往五日而至天台八日而至雁蕩初不爲甚遠但無人發此清興耳癸酉之春家兄壬甫太守捐館於禡留郡齋余聞信馳赴取道於台天台雁蕩皆過門而不入窺亦自歎山水之緣慳也惟天姥峯則經由其下有天姥寺卽在道旁因入一觀亦無可游覽門外立一石曰李白夢游天姥處余謂刪天姥二字止題李白夢游處豈不甚佳異日倘得再過其地當書此五字刻之也

杭州有西湖台州有東湖東湖之勝小西湖也出東郭一里而近四山環抱一水如鏡有隄以分裏外湖外湖

之中有湖心亭傑閣三層頗極軒敞亭後一平橋曲折以達於隄橋之半亦有小亭署曰半句留處東湖書院面湖而建有小樓三楹足攬全湖之勝其後卽裏湖有東湖樵夫祠建文時殉難者也不知姓名彼中人私謚曰忠逸先生余偕陳鹿笙太守往游因記壙略

黃巖縣之南有委羽山道書所謂第二洞天也余偕孫歡伯明府王渠城孝廉往游山不甚高大穴亦不甚深不知何以遂列第二也山中有方石雖碎至一黍米許而其形未有不方蓋其文理然也惜無大者否則取以鐫刻名字小印亦文房一雅物矣又有方竹然細弱不

可作杖但可用以吸淡巴菰耳

王象之輿地碑記目處州載李陽冰所書者七黃帝祠
宇篆額縉雲縣城隍廟碑記修夫子廟記忘歸臺銘倪
翁洞三字初陽谷三字阮客洞詩又有窪樽銘但署李
氏不知是少溫否也余自福甯歸過處州屬潘雲臺太
守求之及行至縉雲朱彞何明府以搨本見贈得黃帝
祠字倪翁阮客初陽四種未幾太守又寄所搨來則但
增城隍廟碑一種耳餘三種或已無存矣初陽谷三字
是真書非少溫筆阮客詩篆體瘦逸有致首一行云題
阮客舊居次一行云縉雲令李璠則亦非少溫也詩云

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闕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橫
字作橫日字作日頗不合六書處字從虎從人形似虎
字更爲詭異

癸酉福建鄉試王補帆中丞爲監臨力除積弊場前手
治官書不下百餘紙條教詳明意思剴切入闢後鉅細
躬親寬猛並濟諸事秩然闡中與余書臚陳五效謂撫
閩三年第一愜心之舉其略云向來點名或至次日天
明始封門今未正己葢事效一向來士子皆短衣今則
九千餘人無不長衫效二向來士子入龍門後東西亂
走今則入號卽閉柵門無一人在號口探望效三傳遞

之風閩中叢盛今於闈前訪獲積慣傳遞者十二人放
牌時親坐頭門但許士子出不許一人入而傳遞以絕
效四添注塗改以少報多豫爲謄錄修改地步者一概
貼出而謄錄之積弊清矣效五并寄示闈中卽事詩四
首余和之云 聖主臨軒親政年覃敷聲教到南天

鸞翔鳳翥仙輶下玉律金科幕府先雲路飛騰看後輩
棘闈辛苦感前緣白門回首當年事一樣風霜矮屋邊

君原詩云秋風
回首白門天 萬緒千端細講求要將杞梓貢 皇

州珠投珊瑚網能增色魚到龍門敢混流但覺儒冠都濟
楚更無弊竇尙容畱節堂費盡經營意一舉眞看眾效

收手種梅花又幾株講堂燈火夜深俱

君原詩云先植梅花闕講堂

經年培植同蘭玉一榜科名盛藻珠政體真能濟寬猛

頌聲定已徧賢愚士心翕服羣疑釋初筮張弧後說壺

閩闈積習相沿君痛掃之始而羣情疑懼繼乃大服吳中游客倦名場敢以鷓鴣

比鳳躋劇喜郵筒來茂苑流傳詩句過錢唐

君書及詩皆高滋園

都轉自杭州寄來

紫泥色艷飛吟管

君來書用關中紫筆

白雪歌成索和

章遙想一箋入君手雕弓束矢正登堂

時君將主試武闈

詩不

工初不足存存於此者聊識君勤職之美耳

蒲留仙聊齋誌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然世所傳本皆

十六卷但雲湖前輩評本亦然乃今又見乾隆閒余歷

亭王約軒摘鈔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首孝次第終以
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
二條爲今本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
其略云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其書汗漫
亥豕旣多甲乙紊亂又以未經付梓鈔寫傳訛淺失其
舊辛巳春余給事歷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鈔本
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幾閱寒暑始得成帙然則其書亦
舊本也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不知誰是畱仙真蹟至
所分門類則無甚深意殊覺無謂又刪異史氏曰四字
其評語亦不全惟今本所無諸條好事者宜錄補之

李黼堂同年桓自江西巡撫謝病歸寄情山水去歲徧游浙東於天台雁蕩普陀皆窮其勝歸而方子穎觀察爲繪三山歸權圖余從前避兵定海去普陀咫尺未及一游今年因遭先兄之變馳赴福甯雖取道台處而來往惛惛天台雁蕩過門而不入室蓋游覽之福不及黼堂遠矣黼堂評三山之勝曰天台雄勝雁蕩奇勝普陀幽勝山靈有知必以爲知己也

杭州高螺舟先生人鑑翰林前輩也余未及見彭雪琴侍郎乃其門下士爲言其軼事云道光閒先生奉命封琉球國王禮成散步於館外見一屋中有棺焉前和

有題識曰 天朝參將某公之柩異而詢之則乾隆間護送封王之使至彼國而以病死者也問何不歸曰海船忌載柩先生曰是俗忌耳何足慮吾當歸之謀於副使副使不可先生曰吾兩人猶彼也萬一死海外亦無歸乎請以吾舟載之雖沈溺無悔而一舟之人亦皆執不可先生怒曰此吾舟也吾爲政卒載之行未一日風浪大作舟中人咸歸咎崩角於先生之前者數十人請棄柩先生不可而風益暴求者益眾其勢洶洶殆不可止先生歎曰彼在外國固幸無恙吾載之歸反棄之海吾何以對死者乎汝曹可爲設祭吾祝告死者以不得

己之意眾聞之踴躍從事數人舁柩至船頭又數人爲
陳設祭品又數人告具於先生先生衣冠而出登木而
坐謂眾曰速投之海眾愕然請先生下先生曰吾不下
矣吾與俱投於海耳眾大驚爭前挽先生先生叱曰何
敢然吾意決矣吾以一柩故累爾眾人不投之海無以
對生者然吾不與同投於海又何以對死者吾意決矣
眾人環顧罔措手足正相持閒風浪亦息先生笑曰舟
平如席汝曹何紛紜乃爾姑徐之風作再議可也於是
仍舁柩下而自此風恬波靜安抵粵東參將故粵人訪
其家而歸之仁者必有勇先生之謂歟而忠信之可以

涉波濤益信矣先生曾視學廣東時海警初起先生展
上封事且劾粵督甚切俄授先生衡州府知府侍郎其
部人也方應童子試先生見而才之招至署中教以讀
書作文之法衡陽一縣應童試者千餘人入學頗不易
侍郎是歲縣試正場及初二覆不出前三名咸擬正案
第一侍郎亦自謂然及終覆之日黎明廩集縣前忽府
吏持柬來請縣令令乘轎去未久卽反點名給卷如常
至正案發乃第三越數日召而語之曰以文論汝宜第
一矣亦知不得之故乎謝不知曰府尊意也終覆之日
來召我卽爲此府尊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矜之

得失遲早皆可不計今歲在吾署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耳是其終身之玷矣是歲侍郎竟不入學後數年始隸諸生之籍侍郎以此感先生知遇益甚余謂先生與侍郎皆有古人風也因并記之

蘇撫張振軒中丞命僚屬各抒所見有紹興趙君沛然陳十事錄稿見示內有一事云定例各省驛馬每年存七倒三報銷倒馬之皮每匹價銀五錢在工料項下扣解伏思 朝廷財賦歲入數千萬金散於天下之官俸兵餉以及年例應支之款豈惜此區區倒馬之皮必令州縣變價平馬雖賤畜然爲 國家効力行閒飢渴奔

走觸風雨冒寒暑以至於斃亦可憫也各省倒馬皮價
每年不過數千金得之甚微失之何損若取闢歎之節
省以抵皮價之開除凡驛馬倒斃者念其勞而全其身
昇諸曠野而瘞之亦 聖朝及物之仁也按此議不

爲無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少盡其力老棄其身田子
方之所歎也余故錄之於此仁民愛物之君子或有取
乎

靈隱冷泉亭舊有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
來其語甚雋左季高伯相大書一聯云在山本清泉自
源頭冷起入世皆幻峰從天外飛來爲山靈作答語亦

妙金眉生廉訪則又作一聯云泉水澹無心冷煖惟主人翁自覺峰巒青不了去來非佛弟子能言此亦山中一重公案矣

理安法雨泉有泉龍形如蜥蜴而五足寺僧言是有神異取置他處能復還余從僧乞其一攜歸詰經精舍畜之水中是夜竟失所在豈果如僧言乎抑或此本蜥蜴之屬不必定在水中故能出益益外去之他所也宋史程顥傳云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鬣祥符中曾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乃知此類固有之

余前在上海曹海林學博出示宋敕書一其文曰敕朝
奉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曹緯余載入第一卷中而不知
曹緯何人也今偶觀胡元任漁隱叢話卷五十四引桐
江詩話云穎昌曹緯彥文弟組彥章俱有俊才彥文釋
褐卽物故母王氏亦能詩乃知上海曹氏所藏宋敕卽
此人也因識於此海林已下世倘見其子孫當告之

杭州徐文穆公本爲國朝賢相乾隆九年引疾去位
高廟賜詩以寵其行云枚卜資賢輔調元贊渺躬摠忠
一心切論道八年同績茂台衡列勤宣警蹕中百司方
仰矩二豎偶興戎遠爾辭榮祿能無遂退冲青門名不

減黃閣惜何窮別緒紛秋日歸舟順北風尙期食履健
重入紫扉崇同朝諸公恭和者自鄂文端張文和以下
十有四人楮文敏奉

敕書爲長卷今其子孫猶

世守之花農茂才公之裔孫也出以示余因得敬觀之
記其大略如此

余在姑蘇偶一日過盛家洪見有小廟榜曰宋敕封皮
場大主廟不知其何神也後見夷堅志云秀州外科張
生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疑
皮場大王乃瘍醫所奉後又見蘭青日札云行都試禮
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卽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六年

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怕者詔封靈貺侯益信前
說之不謬然所云皮場卽皮剝所終不得其說及聖訓
經籍舍觀西湖志祠宇門載惠應廟在吳山至德觀右
引西湖游覽志云俗呼皮場廟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
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韓蒸潰產蝎螫人輒死神時
爲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蝎鎮民德之遂立祠
凡疹疾瘡瘍有疇輒應宋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
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
爲廟額曰惠應咸淳德祐累封主爵兩廡繪二十四仙
醫相傳佐神農氏采藥者也觀此然後神之名氏及建

廟始末釐然可考卽皮場二字亦得其解他日歸蘇寓
遇吳中父老當更證之也

西湖游覽志乃明嘉靖時田汝成所著內有一條云除
夕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然則明代封
印殆止此四日歟今制未知何時更定亦宜考也

花朝無定日有以二月二日爲花朝者有以二月十二
日爲花朝者西湖游覽志云二月十五日爲花朝蓋花
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
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按此說殊有理又十二月初
八日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謂之臘

八粥見夢華錄而西湖游覽志云十月八日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按月令臘先祖五祀本在孟冬之月左傳虞不臘矣亦謂是十月其下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杜注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是也然則十月初八謂之臘八亦古義矣

甲戌之秋浙江書局謀刻諸子購得十子全書一部時余在吳下從坊間假此書觀之乃嘉慶甲子重鐫本也十子者老莊荀列管韓淮南揚子文中鶡冠也首刻康熙六十年張芳序則爲莊子而作不知何以取冠全書又刻嘉慶丁卯黃丕烈序則爲王子與刻九子而作九

子者苟楊文中老列莊鵬冠管子淮南也觀十子少韓
非子不知何以并爲一談也十子全書本非佳刻而此
重鐫本又坊間逐利雜湊而成體例不一未可據依因
詒楊石泉中丞書力言之然恐善本難得姑就此本中
斟酌取裁使之稍異俗本蓋其中如荀子用嘉善謝氏
本淮南子用武進莊氏本尙不乖大雅較其他之用明
人圈點評本者尙可節取也

彭雪琴侍郎先世務農貧無田佃人之用其先德鶴皋
贈公幼讀書年逾弱冠府縣試屢居前列而未得入學
其伯叔父及諸昆弟嘖有煩言曰吾家人少每農忙時

必備一人助作此子以讀廢耕徒費膏火資又不獲青
其矜爲宗族光寵甚無謂也贈公之父重違眾意命輟
業其年除夕會食畢有伯叔尊行一人授以鋤曰請朝
元旦大利之日宜發鋤一試也贈公勉受教是歲春夏
沾體塗足以服農事幸無誤旣穫請於諸父諸兄至衡
山進香其地距衡嶽不百里農務畢往酬神鄉俗然也
以錢三百文往越數日自衡山寓書還并所餘錢二百
其書曰兒勉從嚴命棄詩書執耒耜非意所欲亦非力
所任從此逝矣非有寸進不敢回願大人割姑息之愛
譬如膝前無此不肖子也錢二百行篋所餘以奉吾母

於是舉家大驚度其不可追亦姑聽之贈公轉展流徙至江南鎮江府買字爲潛或見其字頗端好憐其窮途招入書院肄業居數年或薦之漕艘授童子讀遂至京師考取供事積勞得官始一歸已去家十餘年矣又數年乃選授安徽某縣巡檢初在家時聘某氏女未嫁而卒至是尙未娶某縣令爲作合始娶王夫人夫人之年三十有五矣事詳第二卷中後贈公以奉諱歸遂卒太夫人撫諸孤家居時已有薄田數畝歲得穀四十石族中人豔其有將不利於其孤侍郎兄弟二人分父字爲字侍郎字少鶴厥弟字少舉少舉尙幼一日太夫人命

其持一文錢至市買鹽行至田塍遇一人其族父也捉其髮而投之河適又有人至其族父奔人見水中有人拯起之知彭氏子送之歸問得故太夫人泣曰是不可居矣乃命侍郎至書院讀書而送少舉於城中市肆使學賈皆避害也少舉不樂爲賈輒亡去先至浙江後又入蜀不通音問者二十餘年以爲物故矣侍郎既貴始訪求得之今以禺莢起家積貲巨萬信彭氏父子兄弟皆非常人也

偶於舊書中得一紙題曰讀易有得方不知何人所傳頗有思理誠用其秀則五藏皆受其益洵卻病延年之

上劑也因錄於此以廣其傳其方曰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此方治心心之官則思多思傷心受之以良則隨事順應無入而不自得矣損君子以慾忿窒欲此方治肝治腎多怒傷肝多欲傷腎慾之窒之則肝木不致妄動而腎水亦易滋長矣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此方治肺治脾多言傷肺多食傷脾慎焉節焉可以保肺而健脾矣

余乙亥之春至西湖三潭印月訪彭雪琴侍郎見案頭一箋云西湖今日放扁舟淡淡輕煙隔畫樓不料功風名雨際三潭別有小瀛洲下箸日本處土王半田詢所

自來則上一日有一東海客游此所作此客須下無鬚而喉閒則鬚甚多時日本變從西洋之服而客所衣猶褻衣博帶也殆亦彼中有志之士歟功風名雨四字未詳彼國當自有所出耳

曩在京師許文恪招飲於其養園花木翳然屋宇幽雅頗擅園林勝事文恪云冉地山侍郎嘗病吾以楊木爲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視此屋可支幾年冉曰不過三十年耳吾曰然則君視許溟生尙可幾年耶冉亦大笑余謂公此論真達人之見也未及數年公歸道山屋固未圯而已易主矣余在吳下築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

圃名曰曲園率用衛公子荆法以一苞字爲之或慮其
不固余輒舉文恪語以解嘲焉

光緒元年舉行恩科鄉試浙江於九月十三日出榜
杭州趙君守成適擇於是日合登及榜出趙君中式第
三十六名於是戚黨豔之爲製二牌導其親迎之興一
曰金榜題名一曰洞房花燭亦佳語也

潘安仁笙賦云詠園桃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此尋常
偶句耳卽繼以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
爲枯枝人生不行樂死何以虛謚爲此歌殊無謂因歌
棗下之纂纂而撰此一歌然則上句詠園桃之天天何

不并撰一詩乎乙亥秋日余在西湖精舍王夢薇少府
廷鼎以宋蔡忠惠所書笙賦墨蹟見示賦凡八百餘字
一筆不苟洵爲真蹟歌棗下之纂纂句下無此歌不此
忠惠所刪邪抑宋時文選有無此歌者邪俟更考之

咸豐間諸暨包村義民包立身團鄉兵殺賊相持幾一
年力盡死之余已載其事於前卷矣乃諸暨人所傳則
其事甚怪立身本農家子有齋力且善走年二十許時
往往兀立田間若有所思見者咸以爲癡咸豐十年六
月夜宿場圃忽聞有呼其名者視之一老翁也翁問識
我乎曰不識翁曰某年月日汝甫七齡爲牆所壓不死

我救汝也汝頗憶之乎汝他日當爲大將我乃汝師也
某日遲明我待汝於紹興昌安門外石橋上汝毋爽約
言已別去行數武忽不見明日詢之父母則幼時牆壓
不死事固有之屆期立身欲赴約請於父母不可是夜
轉展不成寐同榻者問之曰欲至紹興訪友苦無舟資
耳其人探枕底錢予之雞初鳴攜錢出門去至山陰劉
龔溪適有小舟遂乘之往至昌安門天未明也自包村
至紹興郡城地近百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也而老
翁已待於橋上曰侯子久矣拉之行至一山中有廬導
之入有二少年在焉老翁出酒肴共食酒色赤肴則皆

白食畢延入後堂見西階下有大刀翁曰試舉之力弗勝也翁命一少年舉刀舞光閃閃如電繞室寒風肅然翁曰余初授彼刀彼亦如汝懼怯天下事苟不畏難自能勝之汝曷再試一舉乎立身如其效果輕如一鉤金矣翁乃教以刀法又授以呪語曰此先天一日斗呪也立身辭歸則父母已遣其兄往尋之至剡龔溪問舟子咸曰今晨無放棹者兄乃返而立身已在家中矣具道其事其怪之越日又失立身次日而返詢之謂翁引至諸暨南鄉斗子巖樓閣院宇迥非人世有數儒士讀書堂上數武士角力堂下皆翁之徒也翁以香與之曰焚

此可降上畀眞仙又曰吾白鸞仙人也明初助戰有功受封金井上帝使我掌霧於此又使至巖巔望氣見諸暨一邑四面皆黑氣惟東而稍淡曰此殺氣也淡處當小減耳汝歸宜勸世人勉爲善事也自是邑人皆呼爲包神仙遂緣此起義兵臨陣白衣白冠而出賊輒披靡戰前一夕必焚紙錢曰犒陰兵也又或賊至不出戰曰天香未發非戰時也俄而曰可矣各鄉兵亦如聞異香勇氣百倍故戰無不勝賊中訛傳包神仙能飛竹刀斷敵人頭云余謂白鸞仙人石橋之約幾與黃石公相類然死守孤村卒無成就仙人此舉不太無謂乎意者洪

賊罪惡滔天鬼神亦其憤之假手斯人以稍洩其憤不顧事之成敗也

方蘭培太守云包立身實農家子初無異人處但形體甚長高於常人者幾二尺許食粟而已不識一字其他更勿論也咸豐間紹興有趙氏者富人也生一子廣頤方頤耳垂肩手過膝術者諛之謂有帝王相趙翁因之蓄異志見立身奇其狀曰此可藉以惑眾也乃密招之來賓諸後圃中人無知者乃日課以識字讀書并啖以大力丸又使人教以諸兵器用法如是者兩年餘乃以夜半縱之出使歸其家其家久失立身一旦忽得之宗

族鄰里咸集問訊立身曰吾遇仙人招入山中授我兵
書戰法異日當爲大將也其言蓋亦趙翁教之者眾咸
不信試授以書則能讀授以刀則能舞與平時絕異乃
大詫曰仙矣仙矣包神仙之名從此而起及後事敗趙
翁父子亦同死包村中

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有九日余在吳中寓廬夢見曾
文正公來直造余曲園中徘徊曲水亭上其西北隅本
無山也夢中見有土山甚高公攝衣登其顛余不及從
也俄而公扶一從者以下余自啟春在堂西偏小門導
公出遂寤其明日陳君蓉齋寶衡以公手書一冊見示

其前繪有公像乃歎疇昔之夢蓋非無因殆所謂幾者
邪因書一絕句於其後云淋漓妙墨一編開坐對還如
笑語陪我讀公書拜公像昨宵公自夢中來

杭州陸壘道光閒名諸生也豪於飲能詩文且善畫恃
才傲物不可一世遇才名出己右者必力折之每於樽
俎閒走筆爲詩文洋洋數千言用相凌躐務令懾伏乃
己人多愛其才而畏之一日至西湖縱飲大醉命僕磨
墨僕以硯進怒曰此豈足而翁用邪必斗墨乃可僕不
得已覓得巨墨數笏杵而碎之盛水於土釜而和之奉
以進喜曰可矣攜之至金沙港關廟廟有素壁繫桌椅

登其顛濡巨筆就壁作畫須臾之間畫爲山水煙雲滃
渤氣勢淋漓因題詩其上曰一甌逸氣向空噴化作西
湖壁上雲袖裏煙霞亂飛去千秋抹殺李將軍曾將造
化拜吾師泣鬼驚人筆一枝寄語山靈勸護惜不逢奇
士莫題詩時學使者爲吾師史蘅塘先生越數日適至
廟中見畫驚曰吾前游未見此也誰爲之者讀其詩視
其所題署曰是陸機邪徘徊久之憮然曰吾固以大器
期之今乃知一狂生耳是歲爲丁酉拔貢之年公本以
拔貢擬陸至是乃擯不與陸嗣是坎坷失志屢應鄉試
不中納粟得一官入蜀待缺又不得補折鬱以終光緒

丙子余游西湖坐客猶有能誦此詩者蓋陸之才名尙
在人口也然士先器識吾師之相士精矣

春在堂隨筆六